皇明疏議輯略

皇明疏議輯畧卷三

君道三

應詔上書　　李夢陽

大天下之勢譬之身也欲身之安莫如去其病欲其利莫如祛其害欲令終而全安莫如使漸不可長今天下之為病者二而不之去也為害者三而不之祛也為漸者六而不能使不可長也乃顧汲汲曰是奚不安也奚不利也奚不令終而全安也是何異於不藥而求病愈也哉臣謹以所見而陳之一曰元氣之病夫元氣之病有其幾無其形潛患內耗伏未及發自謂之安此乃病在元氣臣竊觀當

今士氣頗似之孔子曰邦有道危言危行今人不喜人言兒人張拱深揖口吶吶不吐詞則目爲老成又不喜人直遇事圓巧而委曲則以爲善處是以轉相則傚翕然風靡不復知有言行之實矣且大臣者庶官之表而民之望也今大臣則先不喜人言又惡人之直夫諫官得以風聞言事者也今大臣被彈劾則率廷辯以求勝語人曰我非要作官但要歷直明白耳及直矣又恬然作官此何理也往大臣有親之喪服除非 詔不起今大臣服除自起矣如此尚得謂之有禮義廉耻邪夫無禮義則倖人進乏廉耻則國無防倖人進則互相欺詆國無防則紀綱不張臣竊謂

此等不治必積漸不可救藥故曰四夷未侵百姓未離刑政未墜疆土未蹙而國危主辱臣所謂元氣之病也二曰腹心之病夫腹心之病攻之則難不攻則亡今內官者腹心之病也夫內官陰性而狼貪其地逼近又朋比難剪今倉廠場庫錢穀之要也皆內官主之少者五六輩多者二三十輩且夫一虎十羊勢無全羊況十虎而一羊哉今某某有司摘發其奸幸 陛下洞見其情實外議僉曰是必不赦不然且寬假今數月矣猶閣而不行夫人情忽不遮於潜而玩於彰彼未摘發尚有畏心今其奸已摘發之矣不置之法又不罷斥彼何所憚而不為乎昔人有言曰宦

官有罪不可赦有缺不可補言難除也今 皇城之內通名籍幾萬人焉亦多矣 陛下又勑禮部選年十五以下淨身男子五百名將安用邪夫滅絕人類必戕天地之和戕天地之和則災害必至災害至則五穀不熟人民離散天道乖於上人心怨於下而陰性狼貪之國無民妄行於中國不危者鮮矣臣故曰內官者腹心之疾也今 陛下誠于此時拔廉直與忠鯁斥無恥大臣進虛偽之佐則必轉病而為安令議者必曰彼曾不指將某忠某直某為無恥之言難行然不知上者風也下者草也拔一君子則君子進卽有小人相率而化於善矣且人不幸而有病擇醫

所治之者為愛身也今某某有司者擿發其奸是亦國之醫也若一切閣而不行是醫能治之而　上弗肯使也今誠欲腹心安寧如剷內官之權欲剷內官之權寧如有罪不赦有缺不補傳曰治未病不治已病今國已病也而猶不治是可惑也已所謂三害者一曰兵害夫兵害者冗食而無補空名而鮮實也夫強本者所以弱枝也今在京之兵以衛計之七十有餘分爲三營一曰神機二曰三千三曰五軍籍中操練者數十萬焉意固欲以強本也然至正統已已纔數十年耳按之乃僅得十二萬焉亦寡矣於是有十團營至今又纔數十年耳日者書遣將北伐按之不

滿三萬焉然其腰鞬弓刀不全也騎士則牽露骨馬又旋置鞍轡等夫兵數不減於前食之者增也一旦而猝有若此何也官不恤其卑豪勢多占使遠者逃近者潛職守不以報糧籍不刪除又壯丁各營其家老弱出而應點冒其食之者增而用之者寡也夫騰驤四衛者今非所謂內兵耶外官既不與稽其數征役又不選用其丁故其人然[illegible]豪而氣驕夫內官者除役而狠貪者也以富豪氣驕之人而率之以除役狠貪之徒茲其害可忍言哉且夫錦衣衛爪牙之司也今內官之家人子弟冒之留營兵之精也內肯縱之內兵又其專掌之　陛下乃何獨而不爲之寒心

也古人有言曰官惟賢爵惟功今團營把總號頭等孰非內官之私人乎彼其家人子弟抑孰非詭託冒官也乃遂令布列要地爲牙爪詩不有之曰萌芽不折伐將斧柯爝火不撲燎原奈何言貴豫也　陛下誠於此時查往年李王事例仍置總兵官使參掌內兵又令團營把總號頭等自今不得置其私人乃於是令諸左右曰其詭托冒官自首者聽但罷免不問如此則威立而恩亦流所謂銷患於未形討之上也二曰民害夫民害者臣以爲斂重而民貧又貪墨在位恩不下流也臣聞惟智者而後起家夫人未有無所賴而生者也今百姓賢者百無一二愚蠢者十常

七八然貧苦無賴而有司者不知恤也斂之不問貧富也役之不問勝否也曰是爾職焉矣是故富者剝削貧者稱貸稱貸之不足則必鬻子鬻子之不足則必逋竄一旦棄父母捐親戚背鄉離井愁怨之聲上干天和則必有水旱風霾之災逋者不還居者纍纍而牽連則必有無辜暴露之屍臣故曰民害者斂使之也夫內府供用有常數也宜有常籌焉今油蠟皮張諸料等較弘治初年實且十倍于前此何也蓋下者效上者也取贏者未有不羨者也今既十倍于前則戶工二部科派必又倍矣下之州縣必又倍矣百姓輸納又有科頭等必又倍矣又經內官必有賄賂

米益又倍矣於乎民日貧而斂日獨當道不肯以聞有司乘機而肥其家如此而猶望其治是真耶步以求前耳陛下前因常除詔旨存問矣然額數不減派科不許稱頭如故所賂公行無憚此所謂虛名而實禍也臣故曰貪甚在位過不下流者此也三月在場飯民之營臣伏覩洪武某年　詔曰直隸拋荒田地聽民開墾永不起科夫民既自開墾之矣不可謂非其田矣今　皇親之家聽棍概光棍投獻王使謂非其田也請之　朝廷朝廷亦謂非其田也率給賜　皇親家皇親家既奉　天子命爲已有乃悔逐白奪其田土夷其墳墓毁其房屋斬伐其樹木於是百

年土著之民蕩產失業拋其父母妻子于甚之內無家歸然不寧矣夫　皇親與國同休戚者也而祿非不豐貴非不極也乃猶以區區之田損害赤子動搖基本如此是不欲與國同休戚明矣亦甚矣昔者晉廄焚孔子見之但曰傷人乎蓋貴人賤馬也今蘇州牧馬草場與百姓爭所而競畝者尺分而寸割之臣竊悲也是非賤人而貴馬也夫草場數千頃地耳今三遺其失百姓連年坐為播轉相牽聯妨廢本業蹴閣其生理男不秉耜女不上機賣男鬻女弱者轉而死溝壑者過半矣嗚呼是何賤人而貴畜也臣雖未詳其始末竊計今事勢萬無百姓侵官之理設有之

所辦亦官紐耳非若　皇親之家占之爲己有也今據勘
牒四至與民之爭止十之一二耳臣謂宜畫而不問夫王
畿天下之本也今以數十百頃之地失黔首之心傷陰陽
之和臣固知　陛下不忍矣　陛下幸哀憐聽臣愚計
勑戸部查景泰六年勘官馮謹奏內事理以前項田土給
民徵租但以空閑草地牧馬六漸者一曰匱之漸夫匱之
漸者何也臣以爲兵連然耳繇又苦浪費今各邊用兵以
將則驕以卒則罷靡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而錢穀吏倪
首供給莫敢如何稍有不繼則軍吏諉以自解是故倉廩
不足不曰兵者糜之也是錢穀者誤之也錢穀者不曰已

謂之也曰是無米而求粥也於是始有和買之議矣和買而不足於是有乞運之例乞運而又不足於是乞內帑之銀臣始至戶部太倉庫銀尚百七十餘萬今銷耗且過半矣然而乞者未已臣由是積漸而不止雖欲不匱烏可得耶夫竭天下之力以供邊而日猶不足其故何也糜財而無功曠日而損威者爲之也夫錢者泉也言流也散於上而聚於下公家削則私室盈今京城內外千觀萬寺亦熾矣顧又不止彼左右侍臣孰非造作者也造作勤孰非以鉅萬計諺曰十入一出今從鉅萬出則其入不止於鉅萬明矣夫上惟風下民惟草今方春氣和耒耜在野 陛下

乃不發倉廩助不給賑不足顧徧察寺觀等物給費修葺之是道民以奉佛也彼以鉅萬入者又何憚而不造寺夫智者察微今貨入而盈私室矣又出而造寺觀矣設卒有水旱之警兵甲事興內取則已匱外斂則民窮臣不知陛下計所出矣故曰又浪費者此也二曰盜之漸何也臣以爲其機在民窮夫盜者非不知法當死也彼以爲往固無食矣今盜而得食即死不猶愈于餓乎往固無衣矣今盜而得衣即死不猶愈于凍乎往有租調官司之轄矣今盜而得自由不猶愈于追繫鞭笞之乎夫天下無智愚強弱舉從首椓心以事我者以有法維之且畏死也今既死

而愈于求餧追繫鞭笞之則彼亦何所不至耶計今事勢非但憂盜將必有大患大患者何所謂有亂之機無亂之形也夫今天下無不臣之邦四夷無不庭之國百官奉職筐篚歲至太倉有紅腐之粟武庫之兵朽而不用又無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也然而哨聚殺人刼縣燒村剽掠婦女者日相聞也假如不幸而有方二三千里水旱之災武庫之兵太倉竭粟百官不奉職夷狄外侵海内有警則勢事又何如矣故曰有亂之機無亂之形嗚呼此亦可以寒心矣臣謂宜趁此急選良有司恤飢賑寒以安民心又密令整飭城池軍馬以伺緩急之變夫安不忘危覇者之略

有備無患聖王之政況今承平日久民不知兵萬一有應外之警有如平原睢陽之倫乎臣故曰計今事勢非但憂溢將有大患者此也三曰壞名器之漸夫壞名器之漸者臣以爲濫賞失制也夫明王懸爵賞以待天下之賢將以奉天而理民也故曰五服有章自天命之示非我也又曰爵人于朝與衆共之明至公也是以古之英君無捐百萬之貲而靳一郎之拜其意亦謂此耳而今乞官者官乞於者除贈其父者陟其子贈其祖者陟其孫臣不知 陛下計所出矣以除者所以報功又示勸也今贈者既陟其子孫則有以爲何勸焉是以高其爵不足以勵廉乎賞不足

以風俗緣飾刺之風既行而廉恥名節之士遂寂寞　陛下何利於斯而為之也夫薰蕕同器不知有薰廉汙並貨孰有為廉　陛下若謂天下之大何惜此一官則所謂弊袴之藏繁纓之惜者皆非邪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臣故曰壞名器之漸者黜陟失制也四曰弛法令之漸夫弛法令之漸者臣以為外與玩為之也夫外莫大于縱罪玩莫大于長奸昔者舜為天子瞽叟殺人士師執之孟子以為為舜者但竊負而逃蓋法者公之天下受之祖宗者也掌於士師士師不得而專也出於天子天子不得而卑也是故士師可以執天子之父為舜者不可私其親以撓犯

人王禮擅搶奪僭貨物損辱國體傳笑外邦獄案已具法
所不赦也　陛下何從而赦之耶以爲無罪則固已追償
其貨直矣以爲有罪未聞有罪而赦之者也有罪而赦之
是縱罪也縱罪則奸長奸長則政舛政舛則民玩民玩則
令慢令慢則法弛此古之所大忌而今之所甚忽也夫忌
莫大於刑忽又莫大於私何則刑天討也公天道也王者
不私其天故罰一人而千萬人懼諺曰勿謂尺五後且不
補臣固以王禮之赦爲弛法令之漸五曰方術眩惑之漸
夫方術眩惑之漸者臣以爲去之不力則謗之必入也夫
自古帝王享國長久者畏天而愛民也非以奉佛也康強

少疾者清心而寡欲也非以事仙也且　陛下獨不見梁武唐憲乎梁武奉佛最謹然罹禍最慘唐憲事仙又最謹然年又最短此其明效大驗彰彰可考者而今創寺觀請額者　陛下弗止也比又詔葺其圮廢臣不知　陛下乃何所取於彼而爲之也夫眞人者太虛無爲之名也今酒肉粗俗道士　陛下敬重之如神尊爲眞人又法王佛子等竝爵眞出入珍食衣錦　陛下踐祚詔曰僧道不得作無事扇惑人心宣堂天言四海誦焉夫　陛下神心睿姿不減於前也乃今復爾者臣故知有誘之者也夫誘者必曰其道妙其法靈今天變屢見于上百姓嗷嗷於下變報

未捷倉廩匱之信如言臨卿道足以配法足以祐 陛下何不遂一試之使天下人息肩而數數者若乎此固必無之事而 陛下不察又聽其說謗此臣之所日夜悲心者也六曰貴戚驕恣之漸者臣以為其防決也夫水防惟士國防惟禮水決則害禮決則陵替者 高皇帝制詔令曰 皇親之家不得與政臣竊伏讀嘆息以為聖王不易之論及退而考夫須祿列爵則又使大貴而極富已又世其祿度田奴之等則又不使之踰也臣於是又嘆曰是所謂禮之防也夫 皇親與國至戚也不宜有間今顧制禮以防之者臣以為此固保全而使之安也今 陛下至親莫如壽寧

侯所宜保全而使之安者亦莫如壽寧侯乃顧不展禮以爲之防臣恐其潰且有日矣夫下僭則上陵今壽寧侯招納無賴罔利而賊民白奪人田土擅拆人房屋毆係人女子開張店房要截商貨而又占種鹽課橫行江河張打黃旗勢如翼虎此謂之不僭不可夫僭則陵陵則逆大逆則法行且今側目而視切齒而談孰非飲恨于壽寧者也夫川潰則傷必衆萬一法行 陛下雖欲保全而使之安得乎臣竊以爲宜及今愼其禮防則所以厚張氏者至矣亦杜漸防萌之道也

陳言治道疏 章懋

臣聞天道以元生萬物而聖人體元以治萬民故即位必
稱元年而建元必殊徽號　歷祖以成化紀元　先帝以
弘治紀元乃寔其爲治之大本以寓繼述之意今　皇上
以正德紀元能正其德則何患乎化之不成而治之不弘
也我臣敢摭一得之愚以爲新政涓埃之助其一曰勤聖
學臣聞明君以務學爲急聖學以正心爲要若堯舜禹湯
文武之聖周公輔成王之賢猶不孜孜於學又設師傅
保之官有誦訓箴諫之臣朝夕左右責難陳善以潛格非
心下如漢唐宋之英君誼辟亦莫不然洪惟我　太祖高
皇帝於退朝之暇延接儒臣講論經典又書大學衍義於

內殿兩廡及書洪範揭於座右以備觀覽蓋雖生知之聖必從事於學也　列聖相承率由是道今　陛下出震繼離始登大位即以正德紀元而又開經筵親儒臣以講讀經史闡明聖道固有志於學矣但經筵之開講有日而臣之進見有時所以輔成聖德者或未備也臣願經筵之外時召師保侍從文臣講論經術洽詢治道不必限其日時接以誠意假以溫顏使人人得盡言以輸其忠積習既久化與心成則施之任人立政而事皆可法其於盛德豈小補哉二曰隆繼述臣聞武王周公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而夫子稱其達孝孟莊子不改　父之臣與父之政而孔

子稱爲難能則爲嗣世之君者不可不從事於繼述也昔
我　太祖開創之功比跡湯武　先帝守成致治之美協
德成康其盛德大業所當繼述者　先帝在位之日每卷
冊留備孝敬親仁人臣延問治道寬假言官樂聞讜論
罷工役而止貢獻放歷年而出宮人不殖聲色不事遊田
皆其事之已行所當遵守而不變又嘗念戶口之消耗而
議撫恤之宜以隳法之廢弛而求救弊之方清査禁革以
肅濫冒沙汰冗官以節財用皆其志之欲爲所宜繼成以
終其志其纂脩會典則欲舉舊章而見諸施行脩通鑑則
欲考成敗以爲法戒尤所當究心而從事於其間也不獨

是焉又宜取　聖祖之皇明寶訓洪武聖政諸書並著焉右月與大臣講議舉其要典而施諸令日則為能盡繼述之道矣三曰謹大婚臣聞禮以大婚為重自古聖王於婚姻之始皆博訪令族簡求淑德然後昭告宗廟成以婚禮而未婚之前又必教于公宮有師傅保姆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教成而娶所以成婦順也昔宋哲宗以幼冲嗣位將行納聘其臣范祖禹上奏宣仁太后論納后所宜先知者四事一曰族姓二曰女德三曰隆禮四曰博議呂希純則言當采德閥不宜參用陰陽數術以男女年命而拘婚而彭汝礪又言當舉而毒教之端王化之始萬福之原

遐之不可下倚數之不可一不頭倚[illegible]本不可不正也伏望

陛下上思 太祖宗創業之[illegible]陛下[illegible]之[illegible]內

閣及[illegible]部[illegible]此諭[illegible]之時[illegible]前[illegible]

[illegible]

太[illegible]中使之[illegible]

德[illegible]之[illegible]之[illegible]

勝[illegible]成之以[illegible]

必行[illegible]以[illegible]

六[illegible]以[illegible]

六[illegible]四門[illegible]令[illegible]

人君所以鼓動天下在於詔令堅如金石信如四時則
敷天之下莫不從聽　陛下登極之初渙頒明詔布告天
下有謂國家兵興以限山戒嚴文武允食之費宜裁取
各門府倉市與各民[illegible]之門官又謂撒[illegible]國用所急
不許勢要之家討占[illegible]　[illegible]勢要之侵奪地土侵奪民
利而治以重罪[illegible]　[illegible]占奪軍民地土以追逃
凡此數條天下聞之莫不歎頌　頃從迷令已將月矣而
詔書所載者[illegible]制而不行何以取信天下乎臣願
陛下主之以剛果守之以堅凝勿以浮言而撓勿以姦
媒而姑息從群臣之言而治不奉詔者則法行自近深

被生民矣五曰敬天戒臣聞天生聖哲非常之君必遭非常之變以警動其心若堯湯之水旱成王之風雷與宣王雲漢之旱是非天心仁愛之所在故堯舜以儆于為念成湯以六事自責成王悔過出郊宣王側身修行皆能變災為祥哉　太祖皇帝開基之初屢遭旱歉帝以憂勤盡衣宵中若然而免民之田租素服徒步禱山川曾茂蔬膳盡縣十日夜臥于地三日而大雨霈足之當時何似神而因前有罪責宜加朕躬毋為民災其罪已俯德如此故能開創大業卒致隆平今　皇上即位以來未嘗不兢業為災天鳴于四上地震于南京而陝川人何災傷疏無虛非

天心仁愛乎伏望　陛下遠師帝王近法　祖宗以側
身修行之誠解謝上蒼又以罪己求言之意敕告天下凡
用人行政之有違於天意者悉從糾正庶幾精神浹通和
氣感召民心悅而天意得矣

急大本固治安疏　楊一清

近因賊臣劉瑾竊弄威柄戮　祖宗上天之靈假手近臣
發其罪狀誅殛黨與剗滌兇穢復累朝之往事群黎之
疾苦天下莫不歡欣鼓舞以望太平奈何積弊所加民疾
未瘳餘烈所煽妖孽猶熾盜賊蠭起將及二年兵民不解
民困益甚　陛下又宸衷小紓廷議命將出師招降撫順以

安濟從蠲賦寛租以蘇凋瘵督責之令相尋賑貸之使迭出廟堂之上算無遺策然議論多而成功少卽今師老財耗公私供竭中原數千里之地僵屍濱血殺人如麻戕賊我將吏攻陷我城邑事勢至此極矣況　上天示譴不一四方告變無時臣等觸目生嗟經心抱痛竊惟朝廷四方之極君身天下之本意者今日之所建白小舉而大遺徒事其末而弗究其本天未悔禍人未厭亂職此之由謹撫關係大本最切要者爲　陛下陳之夫朝以出政政以成事每旦視朝帝王聽政之恒規也　陛下每月朔望之外視朝不過一二豈非欲弘委任責成之道以成端拱無爲

之化乎然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母也子之於父母一日不見則思數日不見則憂群臣百司願時一覲 聖顏一聞 天語久而不得則進退惶惑傍偟無依且遠近之民遂疑 陛下不復念其寇苦四方盜賊亦謂 陛下未嘗有意剪除不可斷從外夷不可訓於後世伏願昧爽視朝令諸司照舊奏事收權綱決壅蔽示百官之承式同萬方之視聽古者 天子退朝深宮燕息以養太和出警入蹕防範備至竊聞龍駕異常幸豹房駐宿累日又聞日於後苑訓練兵戎鼓砲之聲震駭城域是雖安不忘危顧亦將帥之事非宮禁所宜也燕以安宗廟神靈況今前星未耀寰

位猶虛而乃疲力於擊射耗神於馳逐且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壯繆之嗣則其心爲之惕　陛下奈何以宗廟社稷之身而自輕若是伏願高拱穆清深居禁衛戒嬉遊無度之勞以保心體之和遠遊獵不輕之所以消意外之虞宗祧至計莫急於此至於經筵日講講期甫臨輒聞報罷書曰學于古訓乃有獲且一心之微攻之者衆不在此則在彼不游心於詩書理義則放情於宴安逸樂固其所也伏望經筵非盛暑隆寒不可輒罷仍舉行日講故事天下至樂無以逾此而百爾好尚皆不能奪之矣前此三者天下之大本在焉伏乞俯垂聽納見之施行由是脩聖政以守

[illegible]心實聖制以定天下之志弘聖學以成天下之務
大本既立羣臣庶職各有司存自當將順納忠以同
上以承祖宗[illegible]係天下以垂子孫之大統所以爲
復逶迤以[illegible]何暫[illegible]尚忽乎[illegible]之福也

斷治獄以弭災疏　劉玨

臣聞救弊得[illegible]可擬者[illegible]於[illegible]者不能循惟皆
之節則之事凡皆從容而[illegible]若關于必說而
言之何者其勢誠迫而於情誠切故也然則朝廷大有果
有關於治忽安危爲臣子者所當畢命效忠犯顏陳說豈
可自諉逶迤甘爲容默哉臣待罪近職竊聞　陛下近頗

聽信太監劉瑾等多事逸遊[illegible]內閣大學士劉健謝遷
俱以諫不得行致仕而去臣聞之雖不能詳伏竊懼二
臣者先帝所簡以輔聖躬臨終顧託之言 陛下必聞之
矣劉瑾等係保小臣凡此巧能獻佞不過技 陛下之
笑而已而不知耗神氣或聰明妨政理術損多矣顧命大
臣以輔道為職何故辭而去之此其爲人 陛下非察
顧不忍於彼而必欲此徇之[illegible]縱輔導臣遂先帝
顧命之言遂[illegible]等恣肆之下此誠天下人欲存亡之幾國
家治亂安危之際[illegible]職此而不[illegible]無復[illegible]者矣皆
[illegible]何為可哉相宜[illegible]會俟求徐保儲哉而前孔

子進曰匹夫熒惑諸侯者罪當誅命有司行法焉漢鄧通戲殿上丞相申屠嘉召而罪之曰小臣大不敬當斬令史行斬之古人致嚴於戲弄之臣如此也孟子曰逢君之惡其罪大若堆等之導逸遊所謂逢君也又曰畜君者好君也若劉健謝遷之止佞倖所謂畜君也畜君者用則　聖德日茂逢君者進則闕事日繁不可不謹抑臣尤有深憂于此　陛下春秋方富總理萬幾嚮導大臣既皆引去內侍老成者又多退閑則論議安所顧問將誰與咨乎必將逸遊愈數倖愈親忠益之事不聞諛諂之言日進如是而政柄不移政體不紊未之有也況今災變頻仍甚者

白虹貫日雷振殿庭彗見於紫微之宮星搖於天王之位
證諸人事斷斷難輕而天下民窮財盡所在空虛武備不
修朋黨日肆矣以　陛下即位之初天下之疲弊如此而
災變之見又如此誠宜恐懼修省亟已從人君乃厭老成
而蔑棄耽樂逸遊而忽政理是猶馬既逸而欲其轡策將
傾而奔其御求以不殆豈可得哉凡天下大器常以衆君
子持之而不足一小人壞之而有餘今二臣既去則君子
之勢益衰群佞不除則小人之黨益肆此臣之所大懼恨
不叩首丹陛以回　陛下之聽也伏望　陛下體天人歸
與之重念　祖宗創造之勤謹治忽安危之幾察忠佞是

非之實將瑾等拏送法司明正典刑勉留大學士劉健謝
遷責以輔導司禮近侍悉任老成之人禁止說戲完養神
氣清心講學以興治理如此則 先帝以微災咎自消海
宇乂安皇圖永固 陛下壽同乎軒羲齊乎堯舜誠宗
社萬萬年無疆之休豈徒一事之美一時之幸而已哉

六事疏略　劉玉

一端治本臣聞身者治天下之本也大學八目之詳摘之
為要中庸九經之大敘之惟先聖賢之所相傳不外是理
陛下出震御天新服大政上為帝王之統緒 祖宗之繼
業下為 聖子神孫百世之繼承四海九州兆民之仰賴

萬幾三重在於一身苟隱微之際一有忽焉理治之幾分
矣可不謹哉伏望　陛下以聖賢為師親近儒臣講求其
說心之所存若對上帝已私必克天理必充燕閒則觀經
書以知義理觀史傳以知法戒勿使逸遊得以妨功勿使
技玩得以蕩志勿使邪佞得以惑聰明勿使嗜慾得以耗
神氣遇事則揆諸理法而應之勿以喜而徇物勿以怒而
加人一日二日萬幾必如此則　聖德以成治本端而
乾綱舉矣一　清化原臣聞宮闈之德風化之原也故有太
任而後有文王之聖有邑姜而後有武王之賢周南始於
關雎而終於麟趾良有以也　陛下方議婚之年而遭大

戚孝忠純至必不忍於舉行然宗嗣所關選擇之道亦不可不先議也竊見前代冊立后妃或取諸權寵之宗或取諸寒微之姓殊不知權寵所本驕奢必作寒微所起鄙吝或存如漢之呂霍梁竇唐之張良娣宋之劉美人有可鑒已乞勅禮部撰奉遺詔於內外清白良善之家旁求有德若干勳戚近侍及商販庸流不許報選女德難知則察其父母兄弟家敎難逃則質諸鄉里親隣必其懿淑足稱毋儀然後儲奉近宮早親傅姆啓之以義理閑之以禮御候 陛下終制入正中宮其於聖德必非小補之助也抑 陛下春秋方富而 太皇太后年齡已高而臣尤

聖母皇太后雖 先帝眷親之心推古人從子之義齊內修閫教外資治理申戒外戚務遠利權如此則將來有所則效化原清而坤道順矣一親大臣國家建官之制倣於成周外而六卿分職以率其屬內而三公論道以經乎邦列聖相承用臻至治由乎統紀嚴而責任專也茲遇 陛下繼統之初尤宜委信咨詢以資治理然乃閣批州發遲然弗通指揮已布而弗知諫諍雖入而弗用如此則 陛下安所倚毗而大臣亦安所効其忠乎臣又覩近日以來批答之行或從後詔旨之出或改於初如外戚之修鹽門脩而復與遂之內職當革而復留內帑之綱錢將杳

而復改非旧之承索已禁而復開是豈　陛下之自異其
言乎蓋必行自矣夫明良相遇至治之所由成聽任或偏
私謀之所由深也伏望　陛下念宗社之重公委任之心
内閣諸臣　先帝所倚托者也宜日加詢訪以盡論思一
切詔令指揮悉關議擬府部院長亦宜不時召問有所建
白省覧施行庶幾私藪以革政理以通而陰蔽者開矣一
厮庶官官之有職猶男之有耕女之有織也一男不耕則
家以之飢一女不織則家以之寒庶官不職天下何由而
治乎竊見今之居官類多雷同苟且臨政乏剛大之任居
屬寮忠怠之資承流者愧於何宣況民者病於撫字至於

科不過訓刻在承而已乎其慚之甚者百不一二焉姑以樂事一端言之尚書軍兵管督焉兵將備邊備兵而軍馬供備不足於不克戰則胡虜內侵殘逞饑餓猶日饒倖存者而豈夜一籌其他可知已臣待罪言官天下日弊而不能言言之而不能行不職甚矣然豈敢苟容以逃人直內省知咎固其宜而以恭撤職爾昔人有言守居無直言職諫者其則臨難無伏節死義之臣方今承平效職為易而猶不然萬一臨難撫能定變匪躬以濟國家之事哉乞敕吏部嚴考察一方明黜陟之典以儆曹司苟且之俗興起敦節義之風仍行在內各衙門及在外撫按等官各察所

循而激揚之使無職咸知所欲則庶政無不理矣一擇內
侍昔者明王左右前後莫非正人故君德修而政教美後
世外臣疎於接見惟倚近習者不過內臣而已親密則情
易狎漸潰則習易移 陛下英年初政可不慎於斯乎乞
於近侍之臣嚴加遴選勿以趨事為賢而棄老成勿以阿
意為忠而疎正直此誠養德求治之要不可以為近而忽
焉者也臣又惟國家內設各監外設鎮守等官其任至重
但員數既衆資性不齊秉公者固有之而玩法者亦不少
矣且 陛下之法實 祖考貽之子孫所以御萬國而
制四方豈謂即位之始先自玩於近侍之臣乎伏乞 陛

下嚴加戒飭奉公者進之玩法者退之使内臣先知所警則違之天下無思不服矣一攘外夷我　國家攘夷狄之功有光於中夏有光於萬古帝王疆埸晏然百三十年于茲矣近者將臣不戒殘虜陸梁朝廷明倉卒之命將遣師僅得遁去然皆宗社之靈朝廷之福而非將士之功也夫倖不可屢僥安不可久恃明者防未然況已然乎黠虜自土木得志繼而死剌餘殺失其故巢數十年來遂以近邊為家煖則東牧於遼薊寒則西歸駐於河套故當夏侵宣府秋犯大同冬寇陝西之境如飢賊竄伐雖殊其覬覦之心亦豈一日已乎近者大同宣府之敗尤可寒心將死

軍逃人畜殫盡萬一近關不固則京師之肩背危矣此其
擾之之計當如拯溺沃焚竊恐議者以虜去為安而不慮
其至兵法曰不恃其不來恃吾有以待之不恃其不攻恃
吾之不可攻也乞勅兵部轉行各邊撫虜院將急圖戰守
勵士馬修墻濠張斥堠遣間諜添募士兵以資余力而禦
地利以徯後功虜可誘則誘之以疑其心被驅之人可
招則招之以披其勢別有奇策以次舉行至若總制之設
宜及無事之先巡撫苟以國事為心亦何嫌於共濟副都
御史雍泰原任邊隆人皆稱服儻加委任假之以權必能
倡率各邊以攘虜患攘之之道非必如馬邑之設謀衛青

之度漢要在謹其入驅制之以術銳則消驕以老之息則
蓄師而致弊但使懲刺勿為窮追如李牧之守雲中斯安
邊之長策也然京師天下之本武備尤所當先承平之餘
徒循文具軍士困於科役而逃亡者多將領出於營求而
忠勇者鮮近該兵臣雅議慎擇將才清查軍伍其法善矣
而實效未睹也猶以軍數非不多食糧者悉隸行伍而
精練之則兵可用將固難其人若破格移擢之以才試
之以將而能之則將可得人宜尼而將得人處之團營
分領教[illegible]閱則率之戎役以靖紛亂事已復歸京師以
鎮[illegible][illegible]以[illegible]安內攘外之長策也然賞罰天下之大柄賞

罰不明雖有強將百萬之衆不可得而用之義　祖宗
驅擁諸將不免以為中原檢當約入剌以靖沙漠矣豈有
徂消成亦因賞罰明將士用命而已今也名帥猾猾可
以貴而得罰可以倖而免尚何怪乎將士解體胡虜之益
肆乎兵法之所謂必曰賞罰孰明此安危之幾不可不察
也伏望　陛下以舍乾剛如發威之亨問封即墨內治既
舉則外患自除矣

六曹疏略　　　　賛樂　陸賈一

陛下臨御以來　祖宗之紀綱法度一壞于逆瑾再壞于
佞倖又再壞于邊帥之手迄是將蕩然無餘矣天下知有

權臣而不知有 陛下單作 陛下而不敢忤權臣 陛
下弗知也亂本以生禍變將起竊惟恐 陛下知之晚矣
試舉圖治六事於今為最急者爲 陛下陳之其一曰崇
正學崇明先儒周敦頤有曰聖人以中正仁義而主靜立
人極焉又曰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故
惟聖人爲能主靜惟君子爲能慎動仰惟 陛下聰明天
縱有古帝王之資然其所以盤遊無度流連忘反者無乃
動之過乎伏望 陛下高拱九重凝神定慮解紛並斥異
端遠佞人招延故老咨訪忠良可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
而聖學惟新政以日舉矣其一曰通言路言路者國家之

命脈也言路之通塞則治亂係焉切見近時以來臺諫開
或言及時政往往擯不以聞其或少關權臣則又留中不
出而傲以他事大者逐之則誘導人以言用其言而斷其身
後世則不然不用其言而反罪焉今則又不然不使其以
言獲罪而以他事獲罪由是雖有安人長策深圖至計無
因以達于九重雖有必亂之萌亦不恤之臣無由而知之矣
天下安得而不亂哉伏望　陛下以從諫為心以明過為
明廣開言路以作士氣不責以出位不加以好名如此則
忠言日進雖亂臣賊子亦將有所畏而不敢肆矣其三曰
正名號孔子有曰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禮

樂不興刑罰不中民無所措手足凡以名不正之故也
陛下近日以來無故自稱為威武大將軍太師鎮國公遠
近傳聞莫不驚疑竊歎以為怪事 陛下何自輕如此夫
陛下自稱為公誰則為 陛下者使天下以公事 陛下
是天下皆公之臣而非 陛下之臣也伏望即日削去鎮
國公等名號以昭上下之分以明示天下之人不然古之
天子亦有號為獨夫與欲為匹夫而不可得者切為 陛
下懼焉其四曰戒遊宴大禹曰罔遊于佚罔淫于樂周公
告成王毋淫于觀于佚于遊于田春秋譏亂魚網目者巡
者二十九皆譏也 陛下始遊戲不出大庭馳逐止于南

內論者猶謂不可既而幸宣府幸大同幸太原幸陝西榆林諸處所至費財動衆郡縣騷然近者復有南行巡狩之命南方之民爭先挈妻子以避去者流離奔踣敢怨而不敢言即今江淮之饑父子兄弟相食天時人事如此加以休息愛養尤恐不支況又重以擾之其何不流而為盜賊速而為死亡也哉奸雄窺伺待時而發變生在內則欲歸無路變生在外則望救無及 陛下斯時悔之晚矣彼居位大臣用事中官親暱群小皆欲 陛下遠出而後得以擅權自恣乘機為利也其不然則亦袖手旁觀如秦人視越人休戚之不相涉也夫豈有一毫愛 陛下之心哉臣

伏望　陛下深惟往事之非翻然悔悟下哀痛罪己之詔與民更新罷南巡撤宣府行宮示不復出發內帑以賑江淮之饑散邊軍以歸卒伍斥不御之女以各還其家如是則尚可為也其五曰去小人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自古小人用事未有不亡其國而喪其身者也今之小人播弄威權貪圖富貴者寔繁其徒有至首開邊事以兵為戲則江彬之為也彬本行伍衕流兇狠傲誕無人臣禮臣等但見其有可誅之罪而不見其有可賞之功今乃賜以國姓封以伯爵托以腹心付以提督京營之寄此養亂之道也彬外挾邊卒內擁兵權騎虎之勢不亂不止天下之人

切齒唾罵皆欲食彬之肉　陛下亦何惜一彬以謝天下哉伏望大奮乾剛將彬下諸廷議明正典刑以爲奸邪小人迷亂之戒其六曰建儲貳漢人有言曰太子天下本本一揺則天下震動夫有本而揺天下猶癒于無本其何以安　陛下徒知收還義子布滿左右獨不能豫建親賢以成大業臣以爲　陛下殆倒置也伏望及是時將近時群臣建儲章疏通行檢出宣付皇親勳舊及在廷文武大臣共圖大議即於宗室中遴選親賢一人養于宮中以繫四海之望待他日誕生皇子之後俾其出就外藩如此則繼體有人國本以固宗社無疆之休也

欽定宗社大計以絶窺覬疏　羅玘

臣昔舉宋司馬光嘗因亢之故事以瀆　天聽是後寂然不聞示諭臣料後宮諸祥將必彌月臣之私晝旦夕望之及今踰年更無影響徒聞大盜竝興遍布天下連數十城所過如洗運河兩岸焚刼殆空而日縛殺方面明日射死將官近於楊村剿殺將王杲夫楊村去京城幾何而狠空如此臣謂國本不定姦雄睥睨今何如哉前月二十三日湖廣隨州地面傳來流賊執殺都御史馬炳然臣初疑似之聞以爲御史九卿之貳也且非受命征勦之官不過過之而已而輒殺之則九卿之長過之必殺也九卿之長

敢殺之則公侯駙馬伯遇之必殺也是尚知有朝廷威令哉而朝廷左右尚爲有人今而臣亦備員九卿之一亦在賊必殺之中詎當不與此賊俱生然尚不信傳來之言忽於近日接閱然之吏王廷昌云親斂炳然之屍委因刀箭傷死臣仰天號慟沉冥如同氣絕目今氣息奄奄死在旦夕尚恐賊窮生計急將釜中火燃未沸且當急救火之命百般搜索或至擁如盆子者一二人焉馳騖中原務聚不還百姓愚頑未明逆順諸將孤疑益見遲遲市機一變成敗分焉自是一二大臣雖欲竊假包荒養育之名以庇其私門桃李之黨如數十年前恐未可世也而 陛下尚欲與數

十近習爲講武之舉寧有暇哉臣敢於未死之前披瀝肝
膽再申前請伏望　陛下幹乾轉坤少伸睿覽亟召魏
公侯駙馬伯府部院寺大臣翰林院科道多官考司馬光
范鎮蘇軾奇文彥博呂誨包拯趙抃諸臣之議酌古準今藏
鋒斂鍔隨事撫弭假代九廟之勤渠兼託兩宮之奉侍體
祖宗之意而不懸定順昭穆之宜而無即真尊侯徽号之
芳快覩前星之耀則臣即誅死猶生之年臣不勝憤激屏
營之至

陳政令十失疏　　　　李東陽

竊聞委質事君者人臣之常職託孤寄命者天下之重任

竊惟 孝宗皇帝大漸之時召臣等至乾清宫御榻前面
賜顧命諄諄數百言時司禮監太監陳寛等甞共聞之伏
自 陛下嗣位之初臣等輔導啓沃多見施行少伸報稱
近數月來往往旨從中出略不預聞有所議擬徑行改易
詔書不信政令失中姑以其重者言之商人譚景清等附
託皇親奏討殘鹽既不肯奉詔還官又不肯領回原價挾
制朝廷掯撼官府沮 陛下之美政累 母后之盛德論
其情罪死有餘辜且皇親之家既已辭退家人引日此商
人者已不相干而乃曲爲庇護遂使帑藏空虛邊餉匱之
而不知顧此政令之失一也大同隨征所附衛鋒破敵三

少嘗先二項援入舊制俱不該陞冗紀功官原開不係對
卟侍郎等官勘得功無顯迹査無明證名字不對多寡不
一而乃査近年陞珍欲陞數百冗員以官法爲人情視爵
祿如蔑土此陟令之失二也內附冗員參督裁節僉書守
門及分守守備等官職並者百無一二而南海子淨身人
多選入十餘人非惟傷財害民抑且敗壞風俗乖於蟒龍
玉帶濫於微賤小寵名器辱於不可言此政令之失三也御
用臨事參縱人吏部參督考選乃令革退人役通送本監
考校俱是不信銓衡之任而信寵倖之臣況該部査出
革退之人俱係夤緣傳奉參部裁革纔不幾時濫附此例

則匠官術士做做成風以邪路爲當行視詔書爲故紙此政令之失四也他如　皇莊田土已令巡撫官查數又復差官踏勘取者未回差者繼出帶領人役擾擾地方京畿小民何以堪之此政令之失五也傳爲帖出外等人累經各衙門論奏恐生詐偽近因皇親家人奏討職民侵占田土輒爲給帖批解來京鎮撫司打問情節俱與原奏不同未免仍解本處官司問理審送致冤抑無伸此政令之失六也禁興齋醮無益先朝論究府庫一則爲緣分守累劾不退一則奏請追究止令取回遷延至今未正典刑此政令之失七也各營執事坐班及內府軍匠各人等軍計俱經

奏准查冊閣等各衙門[illegible]已留仍復照舊嚴營伍之籍供
私門之用此政令之失八也內承運庫銀兩支銷累數百
萬內府支用不給印票該庫內官自請查算齎礙不行司
鑰庫銅錢該部累奏支用促轉推延至今未發此政令之
失九也饒州磁器奉詔蠲免二年又令起運來用此政令
之失十也似此之類未易悉舉臣等或傳聞坐視無可奈
何或封還執奏不能終止其爲失職實所難辭追思 先
帝臨終顧命之言仰念 陛下委任舊人之意況主少國
疑四方多故豈忍潔身去位自求便安但前臣等所陳奏
有 聖諭朕便處治至今未有施行今所奉 聖諭云

行狀所行是必言無可采乃使之照舊輪班不過仍前失職而已乞特賜罷歸亟選非常之才俾任經爲之亦庶可以上回天戀下慰人心謹摘本內緊要數語若冀睿覽馳輕出宮禁頻幸監局泛舟游于鷹犬彈射不離左右內侍進獻飲膳亦有出納伏望 皇上留神覽省置之坐隅朝夕顧諟以成 聖德臣不勝惓惓

遵祖訓以光 聖德疏　　靳貴

臣聞禮莫重於視朝禁莫嚴於宮衛自古帝王之治天下必謹視朝之節以觀示臣民嚴宮衛之防以消彌禍變我朝 列聖相承致謹於斯伏覩 皇明祖訓所載有曰朕以

乾清宮爲正寢晚朝畢而入淸晨星存而出除有事外平
康之將不敢怠惰此所以畏天人而國家所由興蓋言視
朝之當謹也又曰凡帝王居安常懷警備日夜時刻不敢
怠慢雖親信如骨肉朝夕相見猶當警備蓋言宮衛之當
謹也此皆思慮深遠制治保邦之言　聖子神孫所當誦
讀守爲家法者恭惟　皇上聰明天授政令之施動遵
祖訓近年以來朝御稍或至遲暮其初蓋因一時起居
違和而然循習既久遂以爲常傳之外朝將謂縱耳目之
玩極心志之娛觀聽之間不無惶惑去歲以來揀選人馬
親自校閱此其意蓋因一時虜寇犯順而然近在禦備非

有他衛之天下皆謂邊兵非宿衛之人禁旅非操練之所
頓從茲一閒未免驚駭臣等職居輔弼出入禁闥雖隨事納
約惟有冰淵謹議論不足以發明聖體誠意不足以孚契
聖心凡幾有作惶悚無地伏望　皇祖之訓曲
從臣等之愚忠自今以後仍照舊例躬親祀事秉清明之
氣以我成萬幾之務以獻之誠以昭格　九廟仍選用方直
以為侍從侍任老成以為股肱選士操練必於演武之所
朝夕皆臚付之將領之官推遂左右體恤勤勞啟處以時
庶不有勞於　聖體關防既謹亦可益釋於群疑將見
聖德日新天心悅豫神人胥慶和氣致祥　宗社萬萬年

無疆之休端在此矣

聖駕出外經宿疏

靳貴

日者竊聞 聖駕自西安門出外經宿而回不知臨幸何所臣等初聞未敢遽信既而道路相傳衆口籍籍使臣等心志震惶神魂飛越展轉以恇莫知所處竊惟 天子出入必備法駕必傳警蹕衛士環列百官扈從所以嚴至尊之分而防意外之虞也且如南郊大祀不過一宿虎賁之旅鷹揚之將周旋左右而直廬拱衛官軍巡徼柝之聲夜以達旦猶於皇城各門又令勳戚重臣守把 祖宗之法至為詳備今 聖駕之出不知環衛者何兵扈從者何

人居守者何官文武群臣並不與聞若徒無故輕身而出
率意而往擾擾塵埃中萬一車馬警蹕之處奸逆竊發之
變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未知何以備之雖天神協相决無
是事而臣等私憂過計實切寒心夫千金之子尚不垂
堂而坐 陛下一身乃 宗廟社稷之主縱不為身惜獨
不為 宗廟社稷計乎仰惟聖性高明天資英邁洞燭天
下之事幾已非一日必不輕易舉動竊恐左右群小貢諛
希寵之徒倡引事端蠱惑聰聽 陛下偶未深思而遽從
之上累 聖德下駭人心凡此導引之人其罪殆不容誅
但事在秘密非臣等所知不敢妄有指議伏望 陛下念

祖宗付託之重體臣民贍冀之情自今以往端拱穆清以保威重節宣勞逸以順天和嚴內外出入之防正堂陛等平之分戒非時之宴遊屏無益之嬉戲秉持剛斷之德以解臣民之疑 宗社幸甚天下幸甚臣等備員輔導平時既不能調護 聖躬消流治理茲有所開若復忌避不言則欺君負國之罪死不足贖儻以為所開不的冒干 天威明示黜罰不敢辭避臣等不勝忠愛懇悃悰思迫切之至